

仰望精神之光

■巴彥布

有福之人名不假，天遂人愿梦成真。7年后，当我为照顾家中患病的母亲与姐姐，中断在京学习，回到哈尔滨参加工作后，《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战士》以及《红旗飘飘》丛书、单行本的《刀尖》《五十米大关》等部队出版物，成为我这个业余文学作者的必读物。担任初中语文教员后，我除了书写建国初期，边疆少年儿童的生活、情感与追求，还利用寒暑假回乡采访多位当年蒙古族骑兵老战士。这样，讲述自己的真情实感与歌唱先辈的英雄业绩，两种题材的创作开始相互交织、齐头并进。到了1961年，恰好我20周岁。一组八章的儿童散文诗《草原上的小鼓声》和抒情组诗《骑兵圆舞曲》几乎同时完成。“初生牛犊不怕虎”，我郑重其事地投给《诗刊》和《解放军文艺》。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1961年第12期的《解放军文艺》，将组诗中歌唱骑兵回到草原参加建设的《黎明曲》编发在该期诗歌头条。同一版面上还有顾工、丁力、纪鹏等军内前辈的诗。另一首歌唱抗战时期蒙古族青年奔赴延安的《灯火》，刊于1962年《诗刊》第5期。《灯火》被收入《庆祝建国30周年诗选》和《中国新文艺大系》等多种版本。《草原上的小鼓声（四章）》发表在《诗刊》1962年第1期，陈毅元帅的组诗《冬夜杂咏》是该期的头条……

而母校“绒小”的变化，首先从高年级开始。我所在五年级的班主任，利用早自习半小时，给全班同学朗读邻院赠送的传记文学《董存瑞》。同学们总是听不够，恳求老师放学前再加读半小时。英雄的成长历程，牢牢地抓住了我们的心。被吸引的不只是书里的故事，还有大家特别喜爱的“兵的语言”。那种质朴、简洁，有个性的语言，开始改变我不愿写作文的惰性。抄录军旅诗歌，后来成为我习字、练书法的自留作业。

这就是说，“军营文化”最早进入我的语文、文学的读与写中。除了作文水平的急起直追，接连受到表扬，我还主动报名当起学校壁报委员。更让老师喜出望外的是1954年春天，响应团中央号召，少先队员在种植油料作物活动中，我写的散文诗《种向日葵》，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节目“星火火炬”播出，轰动了全校。邻院的解放军叔叔也前来帮助总结“战果”：真情实感是“命脉”，词语堆砌是“弯路”。解放军叔叔的话，由此激发了我一生的爱好与追求，并暗下决心，要以部队作家为师，以部队生活为源泉，去书写青少年喜爱的佳篇力作。

二

文艺作品中的红色经典，无不因广大群众所喜爱而流传、生根、而相当多的篇什又都是出自军旅作家、诗人的耕耘。《长征组歌》《江姐》以及后续的《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同已故的李瑛、阎肃等人的诗与歌，无不在军内外几代诗人作家中留下了标杆，激励我去攀登、去开掘。

也许是我的文学写作起步与经历太刻骨铭心了，感恩、效法与传承，使我变得

得更加执着而坚定。进入80年代，借助改革开放大潮，为填补边疆诗垦地的空白，我第一个参与了《诗林》杂志的创办。《诗林》秉持着既然“受惠于前人”，就该不忘“施惠于后人”的初衷，刊发了不少军旅诗篇。从对老山前线猫耳洞血染风采的礼赞，到对“蓝天四重奏”的深情歌唱，《诗林》与我一道取火于人民军队的精神之光，没有混同那些娱乐至上、自我欣赏的小情小调，而留下许多令人缅怀的有温度、接地气的正气歌……

同部队的情缘，最难忘的是1991年春，年已半百的我有幸随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作家采风团”来到西沙。在永兴岛上，与海军官兵7天6夜的朝夕与共，真是令我的血液不点自燃。我在长篇纪实散文《雪域雪与西沙贝》中，做了全景式的描绘和倾诉，以表达我自幼的信赖与热爱，到青壮年后的崇敬与信仰。我从骨子里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缔造的这支人民军队，是中国人民的利剑与福星！因而远离西沙后的今天，仍不忘对他的思念——

除了绿色的涛声，我赤脚跪于浪花丛中的道别怎会成为，一生不愿掩藏的纪念多少喜泪、感奋、惊愕与啧啧，染上那海，那天，那风，那云全部色彩与我骨肉共存于28年，神魂相伴是周天的湛蓝，更有沁心的碧波波涌推出银色的贝螺铺展于梦中也笑醒的白沙滩……

1992年早春，我应空军某飞行学院院长之邀，到该学院在远郊的放飞场采访我国第三批女飞行员——“在这自地而起、自天而降的闪光的啸音中，在这如沉雷交响的春之声里，我恍如置身于一座无形而偌大的摇篮。大地的无形长臂从这里架起，从解放战争前夜伸过层层历史风烟，以一幅幅雷与火的画面，绚烂了共和国的领空……小刘，这个与我女儿同年出生的娃娃，她的母亲是共和国第一批女飞行员，一对母女飞行员啊！母亲的经历与付出，她不是不知道，那是需要承受多少常人难以经历的压力与摔打，才能得来这“鹰之双翼”。繁重的课程，复杂的训练，无年无节的生活，她要同妈妈当年那样用自己的青春，为共和国的天空写下银色的闪光诗行……”为了适应天空的需要，为了列队于长空，她告别了新潮裙、布娃娃和原本属于少女的梦，穿着沉重的飞

永远的大金梨

■王久辛

劲地回荡，回荡得我今天都能听见它那刺耳入心的声音。我知道，我们全连官兵都听见了那“咔嚓”的脆声，因为我分明感觉到全连官兵齐刷刷的目光在转动。于是，我站起来，狠狠地“剝”了一眼那个大金梨，下达了我平生最不情愿的一道命令：“立起，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跑步——走！”

第三天是个星期天。我和两名战士按规定的比例上街，也就是到8里以外的县城。路上，我问那两名战士，“到县城买点什么呢？”一个说：“到书店看看。”另一个说：“去照相张，家里等着要呢！”我说：“是不是家里给你找对象啊？”那个战士笑了。走了一会儿，要买书的战士突然问我：“副连长，你进城买什么？”是啊，我进城买什么呢？请假时我只是说进城看看，而心里想的却是那个小姑娘手里拿着的大金梨，我总不能对两个战士说想买几斤梨吃吧？于是便对他俩说：“我什么都不买，不过我今天要请客，你们办完事，别忘了到大十字路口等我，我请你俩。”

进了城我们就分手了，我开始满大街地找水果门市部。小小的金昌县城，总共只有三家水果门市部，跑了两家都没有梨卖。到哪儿去买梨呢？我问售货员，人家告诉我：“你到自由市场去看看，有的果农家里有地窖，他们都是将梨藏在地窖里，专门到夏天出售。”我一听，有门儿，便赶往自由市场。嗨，还真有梨卖。我急忙掏钱，连价都没问，就对卖梨的老汉说：“先给我称10斤。”秤杆很高，但梨却没几个，我问：“怎么，10斤梨就这么几个？”老汉说：“你掂掂？”我掂掂，还发出了“咔嚓，咔嚓”的声音。那声音多么响亮哟，我简直想象不出它那巨人般的声音。那声音在我的耳畔回荡，使

字路口，没想到那两个家伙早在十字路口等我了，而且一人拎了一兜梨。他们老远见我也拎了一兜梨便喊起来：“副连长，我们都买了，你怎么也买了呢？”

我们三人拎着三兜梨没有走大路，而是走的小路。小路上有好几处农民的机井，我对他们说：“咱们到前面的机井上将梨洗一洗，先吃梨吧。”我说着，就往肚里咽了一口口水，他俩说：“好，咱们就到前面的机井洗一洗，开餐。”我想，其实我们哪有那么讲卫生，过去吃水果不是常常不洗就吃吗？不过在战士面前，还得装出挺沉得住气的样子。

洗过梨之后，一个战士说：“副连长，吃吧。”我说：“你们吃吧。”“还是你先吃吧。”“还是大家一起吃吧。”“那我们就吃了？”“吃吧。”“咔嚓”“咔嚓”“咔嚓”。三个“咔嚓”过后，我们都笑了起来。“真甜！”“是，真甜！”我想象，当时要是将那“咔嚓”的声音录下来放给人听，没准儿人家会误以为是进了蚕房，会以为是蚕宝宝在贪婪地啃食桑叶呢！其实，是馋嘴的副连长带着两个馋嘴的战士在吃梨。说出来你也许不会相信，20斤梨，我们没用半个小时，就吃了个干净。他们俩的那两兜梨我没让动，要是真的放开吃，我估计也得吃干净。还是我先站起来的，我说：“差不多了吧？”“嗯，差不多了。”“还能吃几个？”“起码还能吃三个。”“算了。”“算了。”“那就算了。”“走？”“走。”“回？”“回。”“那就回？”“那就回。”

我们就这样回了连队。不久，我被调到了兰州军区机关，永远离开了我可爱的连队。1989年，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正值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狂轰滥炸”之时，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真的不知道写点什么才能进入流派，蓦然间想

行服与长靴，以至读书和闲暇时也不肯脱下……

三

正是这零距离的“精神取火”，开阔并深化了我对现实与历史上那些英雄人物的理解，酝酿多年而苦于无从下笔的《成吉思汗四咏》中最后一首《依金霍洛咏》，顺利完成。在我生命之秋，犹如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退休后，蒙古族农牧民的谚语常回旋于我的脑海，“鸡叫三遍了，还能睡多久？人过60岁了，还想多耕几条垅！”而我在离退休后的军旅作家身上，仰望到另一番景象。他们已年逾花甲，仍以身在前沿阵地的风姿，默默在军旅文学垦地上勤力躬耕；一部部进射力与美的作品，为军内外读者展示着我党我军的浩气伟力与圆梦不止的雄姿风采。我虽无力跟进追赶，但不忘向子孙推荐文学的红色经典。即使不会“咏”，也唱不好，却总会讲述、介绍，使之流传……

这辈子，我虽然没当过兵，可部队文学、军旅文化的高能量，却让我饱享了大半辈子的精神滋养。还记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一本《1990—1992：三年诗选》，其中收录了我的一首《马之思》——

一匹月光下的马，乃一支银辉波动的随想曲这曲子，融进白昼声光形色这会儿，奔进着环及夜空的旋律

这是一架击倒雷电的潇洒胴体这是一把消解艰难的生命乐器三百六十五里路如水，流过双瞳、长鬓、四蹄远离贪欲无望的痛苦与焦躁缓步轻踏，或引颈伫立

睥睨那蛇、狐、鼠、蝎之苦心让鲜草充实，让阳光沐浴呼啸爆发于生死挑战力之狂风，提起大地心窗，只给远星，地平线默念，明日的里程和晴雨

一匹月光下的马一支白昼中的进行曲……

也许，这支老骥伏枥的心曲更能清晰地表达我对党对人民军队的深情。



祖国我触摸到了您

■峭岩

哨所很静，但能听得心跳能听得彩云流动的梦呓不要说这儿的石头无言也无须绿林的阴凉，草坪的暖风我只需要母亲温热的眼神我只需要边境外月光流水般的宁静

此时，大地在我的枪口下酣睡我的枪是唯一醒着的神经我要悄悄告诉你，告诉你当山脉河流安详的时候当我的自豪冲上喉咙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个庄严的词汇祖国——我的无处不在的母亲

哨所，版图上的一个标点高山亮出的一颗眼睛它离繁华最远，它离孤独最近它就是母亲放飞的一只风筝那线，是母亲的脐带而我是为祖国站岗的士兵祖国，是军人的全部生命

是的，在寂静的最深处我触摸到了祖国肉体的存在春天来了，满山杜鹃花山呼海应高铁，穿越地心隆隆而过嫦娥，长袖飘飘游过长空叮嚀，来自远方的云朵慰藉，始发黄土地的柳绿花红

旗帜

■谢克强

旗，升起的时候天空骤然高远无论风从哪方吹来每当我看见红旗飘飘就想起那最后的一场战斗那不该淡忘的悲壮呵

——哨烟裹着团团铁青的战云穿过黎明前的黑暗从城头升起我和我的战友们压住心跳蜷伏在死亡与新生交替的最前沿且将仇恨压满枪膛

这时，总攻的号声响了 I 听见体内血流的声响待我与号角齐鸣与震天的杀声



纵身跃出战壕班长突然横过身来挡住了我挡住罪恶的子弹

班长倒下了倒在曙光来临的前夜我看见血从他的躯体流出浸红他发白的军装也灼伤我的瞳孔泪水，是血的另一种形式呵我哭喊着抱起班长的躯体他抬起刚毅的头来睡了我一眼然后，用最后的力气抬起手臂令我冲上前去

来不及在泪中找血在血中找泪我咬碎牙齿奋然跃起撕了一片班长血染的征衣用我的枪刺高高举起让锋利的仇恨迅猛扑向敌阵

不知最初的旗是不是这样诞生的当霞光从天边露出血一样的红我才明白血，并不只在血管里涌流它还可以在空气中，招展一种信念与呼唤

绣红旗

■杨清茨

铁镣长长，轮船笛声哀鸣看长江，战歌掀起了千层浪花灯闪闪穿茫茫针儿短短，线儿长长江竹韵，川北的女子哟娇小的身子巨大的能量你把悲痛心头深藏至死不弯脊梁无惧将歌乐山的牢底坐穿你的胸中有千万杆红旗飘扬高贵的灵魂如钻石般闪耀

你将千重苦万重恨绣进了它你将开山引水披荆斩棘绣进了它你将乌云染不黑的天边月儿绣进了它你将故乡泥土的芳香绣进了它你将彭咏梧的思念伤痛绣进了它你将云儿的眷恋痛断肝肠绣进了它你将亲人战友的嘱咐与眼泪绣进了它你将壮志满怀绣进了它你将黎明绣进了它你将一树繁花绣进了它你将迎战狂风暴雨的战歌绣进了它你将29岁的生命之光绣进了它

这血一样的旗帜是歌乐山燃烧的牢火是你质朴而光彩夺目的青春是你红梅含笑的笑容是你热盼巴山蜀水解放的红日照耀是热血染红的漫天云彩是你昂首挺胸奔赴刑场，以青山埋葬的忠骨是你化作闪亮的金星看松涛澎湃震醒了华夏大地看华山山下百花齐放看风雷滚滚春已来到看五洲四海人民齐声欢笑

事事如意

(纸本水墨)

李 历作



长征

第4549期

